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六回 物是人非撫今弔古 形隨步換觸目傷心

陳氏這時喜極而悲，對三麻子道：「真正感激，只祝你享百年的長壽。」三麻子搖頭道：「我不要活一百八十歲，做討人嫌的老物，只願從今以後，少擔些驚恐，少受此磨折，便是莫大幸福。」建威問道：「救你那個老者，現在古巴麼？」三麻子道：「他老人家住處，幽僻清靜，輕易無人能到，我臨走時，本意約他同行，他再三不肯，說土人同日人爭的政治上權利，繁華都府，軍興時雖不免玉石俱焚，釜孫同盡，我這裡決無妨礙，倒勸我也搬去住。我是驚弓的鳥兒，聞了弦聲，就覺心驚膽碎，只好同他老人家別過了。」懷祖對建威道：「安土重遷，人情不免，不聽老者在古巴已有兩代麼？隨鄉為鄉，只好得過且過了。胡大哥暫時別過，隔天再細談罷。」攜了建威，徑回艙中，浩然長歎道：「盛衰興亡，何代蔑有？這倒不足深論。只恨我同種積衰至此，單曉得忍氣吞聲，不知道振筋挺脊。憑何因由，釀為習慣，兄台能道其詳否？」

那時圖南也上來了，接口道：「我們中國人自私自利的心腸，超出於世界人種，只消一身有絲毫私利，就拿全體來供犧牲，也都心甘情願。但看目前朱大哥同小兒的往事，不就是證據麼？」

懷祖道：「下流社會，見目前不見將來，果真不免此弊，但是免死孤悲，物傷其類，豈有圓顛方趾，全然沒些良心？但看那班工頭，到利害生死的關頭，一樣結盟聯會，互相提攜，至死不易其志。像胡大哥後來見朱大哥脫難來歸，便慇懃接待，往返相借，足見初時雖貪小利，也由不知彼中苛的情形，以致冒昧嘗試，並不是真肯以自己血肉，獻給別人做刀俎之物。若然讀書明理，上中社會的人物，自然更無此心了。」去非失笑道：「先生不知中國上中兩社會人，還比不上下流社會呢。」

懷祖愕然道：「這是何說？」卻聽陳氏在問阿金道：「我正忘了，幾個大工頭後來怎樣？」阿金道：「老貝為喂狗不得法，連受幾頓毒打，第一個嗚呼哀哉。其餘感瘴，害病的害病，只剩一個倪阿四，也是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我走時已堪堪待死了。」陳氏不勝傷感。建威道：「自作孽，不可活，那些怙惡不悛的，何消去可憐他？去非兄所說的從何見來，我亦急於欲聞呢。」

去非道：「中國上流的代表是官紳，中流的代表是士商。官呢，升官發財，是他的目的；鑽營傾軋，是他的手段。等到退歸林下，好的求田問舍，不好的便武斷鄉曲，侵吞公款，憑借越大，氣燄越盛。小小州縣的舉人、秀才，便是紳了。若到省會，固然無可作為，並且人數過多。此之所是，彼之所非，此有所黨，彼亦有所爭，總不肯同心同德，做一件有益的事。

因此虛名雖好，實權倒不及商人。那些商人呢，乘時捷足，爭先攘臂，是他的好處。同行嫉妒，互相貶抑，吞並了同類，倒便宜了外人，這是他的壞處。總而言之，私利的心盛，例無團體，團體一解，害公敗群之事，相因而至。倒不如下流社會，日謀一飽，夜謀一睡，混混沌沌，還不失赤子之本心。有大力量，大慈悲，當頭一棒，頂胸一椎，立地回悟，居然肯疾病相扶，痛癢相關，生死不相殘害，請問上中兩社會可做得麼？」

建威道：「凡事不可從一面說，下流中有好人，何嘗沒有壞人？上中兩社會有壞人，何嘗沒有好人？即如所說團體這一層，拿抵約事來作證，一人高呼，萬眾響應。單就目前論，心何嘗不齊？志何嘗不堅？可見我同種全體，並非不能團結，若然得機得法，幾十年和血吞牙，從此也漸漸揚眉吐氣了。」

張氏是時也在旁聽，說道：「團體的散結，半屬男子，一半屬之女人。我聞姊姊說，中國女人十九都不識字讀書，既不識字讀書，單靠天生的知識，現世界上的事事物物，形形色色，那時包羅得盡？就不免牽制丈夫。做男子的內有牽制，外有困難，一身尚顧不過來，那裡能謀全群的公益？團體兩個字只成紙上的名詞。就是抵約那件事，夜長夢多，正莫知所終哩。」

圖南靠在一張椅上，擦鬚微笑道：「我亦云然。」建威道：

「君等所見，皆過去之中國，現在名氣日昌，女權逐漸回復，女教亦漸興起。不過處於幼稚時代，有斷喪便退，無斷喪便進，真正極危極險。那斷喪兩個字，不定要明侵暗阻，即如只看壞處，不看好處，使人人志衰氣頹，以為我同種已進了十八層阿鼻地獄，萬萬不能再上天堂享幸福。這便叫做斷喪。我輩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倒也罷了，既然自負前知，提倡扶持，責任正是不輕呢。」

懷祖道：「若輩各恃一理，都能抉透同種的病根，大約進則使人敬，退則受人侮，危機一髮，連毫釐都不可差的。」建威點頭道：「其然，將無同。」自此往復辨論，借船中做他們的議事堂，倒也頗不寂寞，阿金也長了許多見識。

船過錫蘭，懷祖手持望遠鏡，在甲板上徘徊眺望，恰好圖南走來，懷祖指給他看道：「那邊隱隱約約巨人的足跡，不是我佛如來當年說法處麼？近數百年宗門歇絕，燈燄不明，七寶樓台，彈指間也做了強賓供養。天行回轉，浩劫當前，入世的解脫不來，出世的又何嘗不在旋渦中呢？」圖南道：「人生無百年，憂樂且相忘，兄台為佛生愁，為禪預慮，真正何苦呢？」

懷祖默然。圖南便邀他來找建威，問些美洲的勝景，說些海外的奇聞，懷祖漸漸面有笑容。圖南又提直甲板上的問答，建威道：「我佛初地，早被外族點污了莊嚴，此外南洋三國，也是佛教極盛的地方，邇來緬甸歸英，越裳屬法，只剩暹羅暫留殘喘，然為兩大競爭的焦點，後來茫茫，事未可知。綜其致亡就衰之跡，雖說別有原因，只是崇尚虛無，遺棄跡象，也就失了立國的本原了。」

懷祖道：「彩石者忘璧，買犢者還珠，自是彩者買者之咎。信佛而得惡果者，毋乃類是？但我追想先朝，以楚昭之入隨，似黎侯之寓衛，式微已甚，性命苟全。因以為利者，猶發三患二難之議。迫諸逆旅，躡我遊魂，莽苴亦棄舊事新，飾辭相給。

遂致膏涂原野，血濺蒿萊，無爭無尤，何為而致此？思之裂眦，言之痛心，迄今枝葉離披，根本搖動，哀我人斯，求如遲遲而不得，又將蹈緬甸、越裳之覆轍。禍福倚伏，得失循環，可勝浩歎麼？」欸■相對了一回，圖南覺有倦意，便先告睡。懷祖、建威也各回房歇息。

不數日，到了香港，圖南父子，阿金夫婦，要換船上省，懷祖本是借此遊歷的，也要領略五羊的風景，以與建威肝膽相照，意氣相投，早結生死交情，堅邀同行。建威無可不可。便自應允。

於是相約買舟，登越王之台，揖趙佗之墓。溯江而上，把羅浮山的十五嶺，四百三十二峰，有勝必搜，無幽不入。遊興未闌，又復舟藤城，弄月鐔江，蒼梧碧蓮，然入望。建威覺得一塵不染，萬象羅胸，塊壘盡消，襟抱自遠。

懷祖置身峰頭，引領四顧，忽然東西亂指道：「那邊不是瞿留守、張司馬化血之地麼？這邊不是焦宣國苦戰立功之地麼？」

世事如棋，人生若夢，而今又安在哉？」建威勸道：「白雲蒼狗，變幻無常，我輩留此一身，庶幾言人所不能言，為人所不敢為，已往陳跡，兄台何必介紹呢？」懷祖口雖無言，卻自此鬱鬱不歡，神魂若失。張氏商之建威，來勸懷祖重回廣州。剛進棧房，安下行李，瞥見陳氏揭簾而入。張氏驚問道：「我們不過才到，姊姊怎已得知？」陳氏道：「你們這回怎麼去了這許多日子？累我天天只在棧房查消問息，腿也走疼了。」懷祖道：「姊姊如此要緊，有無事故麼？」陳氏道：「沒什麼事。五日前『海裡鯀』又到廣州來，帶的倫敦諸人給你書件，交在我處，我要緊交還你呢。」便在衣袋中取出各書。

懷祖一一看過，見無甚事，才問陳氏道：「『海裡鯀』已否他往？」陳氏道：「尚在香港，聽說裝貨卸貨，還有五六天耽擱。」懷祖喜對張氏道：「即今動身到香港，坐原船去游舟山。」陳氏道：「舟山不過一座孤島，有什麼好玩？」張氏道：

「古之傷心別有懷抱，姊姊如何知道呢？」懷祖卻已出房去通知建威了。建威道：「圖南兄自舟中一別，兩次來廣，不曾造訪，我心已覺負負，這回又過門不入，未免薄情了。並且我之此行，專為抵約而來，兄雖所志不同，何妨姑赴春申，暗為我助，默窺同種之真相，以決將來之進退。過去之事，且請付之達觀。」陳氏入問，接口道：「即如圖南先生，相處數十日，交誼未嘗不深，目前居憂坐困，不一存問，竟自匆匆上道，不怕人抱怨麼？」懷祖、建威同問何事？陳氏堅不肯說，但道去自知之。兩人無奈，便同陳氏來望圖南。卻見阿金正從西邊過來，陳氏迎上問道：「昨夜堂訊有無挽回麼？」阿金搖頭道：

「難！難！」建威十分關心，正待動問，恰已近門。阿金同門者講明來歷，引進書室坐，陳氏自到上房。

一會，圖南進門，神情蕭索，意象牢騷，迥非在船時興高采烈的模樣。開口先問道：「兩兄這些時間到那裡去來？令我眠思夢想，望眼欲穿！」建威約略告知，急問圖南近況。

圖南未言先歎道：「老夫承先人遺業，雖比不上郭家的金穴，鄧氏的銅山，卻也盡堪溫飽。自從小兒遇騙，族中有些子弟，知我單丁，幾次說辭，要我擇人承繼，我一概回絕，治裝出洋，只荊人支持門戶。族中見我日久不歸，以為小兒決不無還之望，我偌大年紀，受不得煎熬辛苦，也要為異域之鬼。先用軟語來說荊人。見荊人不為所動，便與婢僕內外勾串，把我田房用強硬占，差不多都被奪盡了。荊人投訴房族，袒彼抑此，不為理處。荊人又氣又急，臥病在牀，至今行動尚自需人扶掖。

今春有姑子自外貿易歸來，聞知此事，代為不平，便勸荊人赴縣呈告。不意縣中不知因何，置霸產不問，只問姑子事不乾已，插身打訟，把來收禁三閱月，不問不釋。老夫歸國，想切已之事，不便叫至親久累，因令小兒投請收審。誰想見一人押一人，姑子還未釋放。好容易左呈右催，昨夜才算提訊，糊裡湖塗，問了幾句話，依舊還押。老夫目前內有病妻，外有橫禍，方寸中竟無片時寧靜。幸虧朱大嫂代我料理醫藥，大哥又代我傳遞消息，閒時還婉勸慰，才得撐持與兩兄相見，不然也早累倒了。